

美術史論

丛刊



EISHUSHILUN

19822

(总第4辑)

美术史论丛刊

(总第4辑)

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

主 编：王朝闻

副主编：温庭宽 华夏 刘纲纪

美术史论·丛刊

1982. 2

(总第4辑)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

天津市新华书店 发行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1982年9月第1版 165千字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7 印数：00001—10000

统一书号：8073·50236 插页：4 定价：1.00元

目 录

叶圣陶谈画	(1)
——关于《子恺漫画》的两次谈话	
朱光潜谈画	(6)
——关于《子恺漫画》的两次谈话	
寓讽于谐	黄远林 (12)
——谈李滨声的漫画	
寓“可想”于“可视”	华 夏 (28)
——谈潘天寿的艺术创造	
宗师造化 自有我在	龚产兴 (57)
——介绍中国画家孙克纲	
清新、隽永的艺术	土 弓 (66)
——记画家徐希	
真实感人的周总理形象	阿 庚 (72)
——介绍组画《吐丝篇》	
鲁迅的美术观 (下)	郎绍君 (75)

美术史册中遗漏的图象

——反映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简记……王树村(84)

山水画起源辨……徐书城(93)

宗炳《画山水序》简析……李福顺(106)

任伯年研究三题……丁羲元(114)

今存顾恺之画论的辩名……陈绶祥(129)

唐陆羽《茶经》之“邢不如越”辩……李纪贤(142)

皇象、索靖和魏晋时期的章草……王玉池(149)

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美术(续一)

……(苏联)阿·契格达耶夫著 晨朋译(162)

汉代美术年表……刘兴珍辑(183)

郑簠的隶书(美术藏品介绍)……名月(182)

书讯二则……(71) (92)

封面设计……陈新

图 版 目 次

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	丰子恺（封面）
弥留（《吐丝篇》组画之一）	郭怀仁（封二）
高僧图、新放	潘天寿（图版一）
册页之一·石榴	潘天寿（图版二）
册页之二·册页之三	潘天寿（图版三）
宾馆里的关系户	华君武（图版四）
李白诗意图	孙克纲（图版五）
树荫观刀图	清 任伯年（图版六）
坐在兰色扶手椅中的女孩	美国玛丽·卡萨特（图版七）
舟中小聚	美国玛丽·卡萨特（图版八）
东坡和陶诗（隶书）	清 郑 簠（封三）
江南喜雨	徐 希（封底）

Main Contents

- ① Ye-Shengtao Talks about Fen-Zikai's Cartoons
- ② Zhu-Guangquan Talks about Feng-Zikai's Cartoons
- ③ Irony Implied in Humour
 —Concerning Li-Bingsheng's Cartoons
 Huang Yuanlin
- ④ On Pan-Tianshow's Artistic Creation
 Hua Xia
- ⑤ Lu-Xin's View Point of Art (continued)
 Lang Shaojin
- ⑥ The Images of Some Peasant Heroes Lost in Art History Wang Shucun
- ⑦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Landscapes
 Xu Shucheng
- ⑧ A Brief Analysis of Zong-Bing's "Introduction of Landscape" Li Fushun
- ⑨ Notes On Renbonian
 Ding Xiyuan
- ⑩ Concerning the Titles of Gu-Kaizhi's Essays on Painting..... Chen Shouxiang
- ⑪ Is Xin Worse than Yue?
 —Discussing a Problem in Lu-Yu's "Book of Tea" Li Jixian
- ⑫ American Art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
 A•Chegodayeb
 Translated by Chenpeng
- ⑬ A Chronological Table of the Art in Han Dynasty..... Lin Xingzhen

叶圣陶谈画

——关于《子恺漫画》的两次谈话

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。

“丰先生对中国文艺很有影响”。

“丰先生写了很多文章，出版了很多著作，象西洋美术史、西洋音乐史的介绍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。他不是死板板地讲道理，而是写得很生动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”

叶先生招呼我坐下后，他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把带去的丰先生的第一本画集《子恺漫画》（图一）拿给他看。

“哦！这一本，我们编的。”①说着，便从头一幅幅地仔细看起来。

“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（图见封面）这幅画发表最早。②记得当时大家看后，觉得很新鲜。画一题上字，精神就来了。你看，一根柱子画得歪点，也有趣味。丰先生这种线条，也



图一



图二

便于发挥毛笔的特长。”

“丰先生的画，以古诗词为题材，人物打扮是现代人，这是他的创造。”

“《燕归人未归》（图二）这燕子画得有从外边来的感觉。栏杆下边没有框，是有讲究的。有了框，就差一点。”

“在上海，只能从风筝上看到一点春意。《都市之春》就是画的这个。”

“《注意力集中》传神的很。好，好！”

“《前江的新娘子》画的是夏巧尊先生大儿子的新娘子，是夏先生的儿媳妇，现在近八十了。夏先生是我家至善的老丈人。”③

“《病车》”（图三），一点题，意思马上出来了。车叫病，新鲜的很。”

“《苏州人》画的好。”（图四）

“《明月^圆人人未^寝》，古诗，画了现代的人，有味道。”

看过一遍画集之后，叶先生又翻到了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一面吟诵谢无逸的名句，一面说：

“画的好！有诗趣。你看，刚才还热闹着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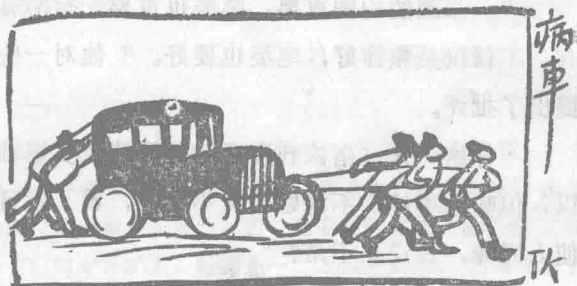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人画的题目是补空的。题在哪里，很有讲究。意境用笔画出来，可不容易。”

“丰先生没有在开明书店工作。抗战前，我编了一部小学国语课本，请他画，请他写。”

“画这本集子里的画时，他正在立达学园。记得当时郑振铎、胡愈之和我几个人一起到江湾立达学园看他的画。他家里挂满了画，一张一张地看，很有意思。”

“他的画，古今都没有，很新。把诗词与画结合起来了。这样的画，是他的独创，是从中国诗趣中来的。”

“看后，就挑选了这个本子。编这个画集是费了点心思的。这个本子里是不裁纸边的，特意挑选了米黄色的纸。这个本子现在很难得了，是最早的呢！值得保存哩！你还能找得到？”



“丰先生画

图三

画，也先打样，修改几次再画。同样的一枝笔，能手画出来的，与众不同。丰先生的线条，很有味道。”

叶先生看过我自己的几幅画后说：“你的画，在笔意上比丰先生的嫩一点。象写字一样，一笔一划怎样才好？很有讲究。我也写不好。”

“丰先生受李叔同先生影响。李先生教学很严格，但并不厉害。学生弹不好琴，就让他再来一遍，一遍又一遍，到弹好为止。



图四

※

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下午。叶先生大病愈后，我去看他。在路上买了两份刚出版的《讽刺与幽默》漫画小报。问候过老人家后，我递了一张给他。他叫孙儿拿来放大镜，仔细地看起来。

“漫画的造意重要，先要想好。”

“一张画的构图重要，笔姿也重要。写字有笔姿，画画也有。不仅仅是整体好，笔姿也要好。”他对一些漫画不讲究笔姿提出了批评。

“你这一张（指该刊发表的《婆婆太多媳难当》）笔姿还可以，但味道不够。不看题目看不大懂，看了题目才能看懂。也不使人回味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‘四人邦’把无标题音乐批的一塌糊涂。但我看最好的画应当无标题。没有标题看懂又有余味，叫人有想头。画上一个字不

写，但能看出一点东西，有味道。好的画今天看了，想想；明天看了，再想想。丰先生那幅《苏州人》（图四），手举个鸟笼，口衔枝香烟，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游手好闲，有余味。只写了《苏州人》三个字，你自己去体会吧！”

做为苏州人的叶先生，对这幅画的品评，使人大受启发。

我请教叶先生关于学习和修养的问题。

“陆放翁说，‘工夫在诗外’，我看，也可以说‘工夫在画外’。就是生活、经历、修养。这是真工夫。工夫在自己本身。有了工夫，画上才见工夫。现在大家说，要革命先做革命人，你自己都不是革命人，还去革什么命？画画也是这个道理。本身有工夫才能画好画。你有一尺工夫，能画出或写出八寸那就不坏了。有一尺工夫，能画出或写出一尺工夫的画和文章，那就了不起，不容易。绝对不会有一尺工夫，画出一尺二寸的画。不可能的。不能超过的。修养、工夫很重要。”

“是不是多看看，多体会。有时可以作作笔记，简单地把看到的记几条，也有用。或者简单地勾下来，把特点勾下来，慢慢地记多了，再凑在一起。”

毕克官访问整理

-
- ① 《子恺漫画》由《文学周报》编辑，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出版。一九二六年起改由开明书店继续出版发行。叶圣陶当时应邀参加选画。
 - ② 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最初发表在朱自清、俞平伯主编的刊物《我们的七月》上，时间是一九二四年夏季。该画为丰子恺发表的第一幅漫画。
 - ③ 叶至善，叶圣陶之子，现任中国青年出版社付社长。
-

朱光潜谈画

——关于《子恺漫画》的两次谈话

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下午，我到北京大学民主楼去看望朱先生。这天，正是丰子恺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日。

谈话一开始，朱先生就提起丰先生五十多年前的画。

“《花生米不满足》（见图）、《月上柳梢头》至今我还记得。这些漫画，丰先生送过我，不过都丢失了。”

丰先生的漫画使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几十年之后还有那样深刻的印象，标题都记得一字不差，使我惊讶。

“是一九二三或一九二四年间，我在香港大学毕业，回来后在上海江湾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。在江浙战争中这所中学被打垮了，我在上海住闲，夏丏尊先生邀我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。当时，那里聚集了一邦朋友，朱自清先生教国文，丰子恺先生教图画和音乐，我教英文，匡互生先生是教务长。除了夏丏尊先生年岁稍大些外，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人。他们在白马湖有家

室的都在湖边盖了日本式的小平房。小屋都是分散的，但相隔没有多少路。我与朱自清先生是单身，住宿舍，两人住在一个楼上。夏先生、丰先生他们常邀大家喝酒谈天。我们都能喝酒。我与朱自清先生总是被人邀请的。当时大家相处得很愉快。”

为了引起朱先生对五十年前友谊的回忆，我将特地带去的《子恺漫画》拿给他看。他象故交重逢，兴味酣浓地看起来。逐页欣赏了丰先生的画之后，还翻阅郑振铎、朱自清、夏丏尊、俞平伯、丁衍镛等先生的序文。

“是的，丰先生在白马湖时就经常作画。这集子里的许多画，我都见过，他还挑选一些送过我呢！他的许多画我还清楚记得，印象很深。丰先生在白马湖的小屋有个小客厅，挂满了画，我和朱自清、夏丏尊几位先生常去看他的画。”

“和外国画比较，丰先生漫画的特点很突出，有民族传统。

尽管他受过日本的影响，但他的画里基本东西还是中国传统。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也是很深的。”

“一切艺术，里面有诗意才行。不仅是绘画。”

“这本画集很珍贵，现在值得重新出版，不必重选，全部照印即可。”

（为此，朱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呼吁。）

这天，我还带去了朱先生在一九四三年间写的文章《丰子恺先生的人

先生
不
满
足



品与画品》。文章发表在叶圣陶、傅彬然先生主编的《中学生》杂志上。这期刊物在桂林出版，粗纸印刷，字迹模糊，可见抗战时期后方的条件艰苦。这是现在不易找到的刊物，我带去的只是抄件。时间久了，这篇文章朱先生自己已记不得了。他看着，越看越兴奋，高兴地说：

“这是我写的。我这篇文章大致把丰先生这个人写出来了。丰先生的确是那样一个人，是一个艺术家。”

朱先生的文章是这样写的：

“我对于子恺的人品说了这么多的话，因为要了解他的画品，必先了解他的人品。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，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。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，他的胸襟，他的言动笑貌，全都是艺术的。他的作品有一点是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，就在它有至性深情的流露。”

“他的画里有诗意，有谐趣，有悲天悯人的意味；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，有时使你置身市尘，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，肃然起敬。……他的画极家常，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，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。他的画就象他的为人。”

显然是这篇三十年前的旧作，触发了朱先生对友谊的深沉回忆，他提出可不可以让我的孩子把这篇文章抄一份给他（回家之后我即亲自抄寄给他了）。

“在白马湖时候，我曾与夏丏尊、丰子恺先生一起到杭州去游过西湖，在碧梧轩品尝过该店著名的老黄酒。我在白马湖只呆

了四五个月。后来大家与校长意见不合，为了实现教育自由的理想，都相继离开白马湖，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去了。我与匡互生先生是先走的，为着办立达学园，我们俩还跑了趟北京去募经费。刚到上海，校舍开始是老西门黄家阙，房子破旧，条件艰苦，丰先生参加筹备工作很热心。立达之外，我们还办了一所开明书店，出的书对象是青年读者。不久，我就到英国和法国去了，一呆就是八年。不过和立达、开明的老友们还不断通信。”①

当这次拜望将结束的时候，朱先生表示“今天我们交谈，很高兴。”并从抽屉中取出他新出版的《歌德谈话录》。

“里面谈美术的不多，但还是送给你作纪念。”

他以苍劲的笔姿在扉页上写着：

“克官同志来谈子恺事迹，甚欢，特持此奉赠。

朱光潜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”

在签署日期时，朱先生特别强调：

“这个日期，是不能不写的。”表示了他对老友忌辰的深切怀念。

※

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下午，在北京大学燕南园朱先生家中。

和朱先生叙一会家常后，我提了久想请教的一个问题：丰先生早年信仰宗教哲学时，他与朱自清等先生当时持怎样的看法。

“丰先生信佛，当时，我们并不感到奇怪。我们自己也看过一点佛书，觉得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易专心致志去做。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，我们都很苦闷，想找条出路。丰先生非常敬佩他的老师李叔同先生（弘一法师）②，弘一法师在作画和做人

两方面对丰先生的影响都很深。我见过弘一法师，很敬佩他的人品。因此，丰先生还把弘一的画和字送给我好多幅。”

“丰先生长期吃素，不过他没有出家。他对孩子们感情深得很。”

“丰先生的画画出了儿童的天真烂漫。所以小孩子也爱看，象《花生米不满足》。《月上柳梢头》、《立尽梧桐影》都富有人情味。他结合了中国旧诗，使诗画结合在一起。”

朱先生是最早也是唯一介绍了丰先生刻过木刻的人。在《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》一文中称丰先生是中国“最早作木刻”的当代艺术家。为此，我请他谈谈这个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相当重要的问题。

“丰先生刻木刻是在白马湖时候，即一九二三、一九二四年间。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，他常常是当场画好了立即就刻，刻好后就传给我们看。我记得很清楚。他最早的一些画，是亲自作过木刻的。”

朱先生还谈到，丰先生在开明书店办起来之后，许多书籍插图都是由丰先生亲手木刻出来的。应当收集出版。

当我们谈到丰先生的画“雅俗共赏”，知识界和普通群众都喜爱时，话题就转到了当前的美术创作上。朱先生说：

“我可能保守。新派画只有一小部份看得懂，多数看不懂。有位外籍华裔画家，是个很好的人，在欧洲颇有名气。他回国时访过我，送了我几幅画，我很感激他，但我看不懂。”

与我一起看望朱先生的油画家王德娟谈到教学中遇到的问题，朱先生听后说：